



修正文库

新寓言小说系列

死者王二



一人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死者王二

一人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者王二/一人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02.11

(修正文库·新寓言小说系列)

ISBN 7-5008-2830-6

I. 死… II. 一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42032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 62005038 (传真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固安印刷厂

版 次: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40 千字

印 张: 9.75

定 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大声说话

韩子勇

我无端猜想，生活在一个幅员辽阔、历史悠久的大国的优点之一，就是你总能回过脸就看到不同的东西：她的一部分在有趣地萌动、开花、结果；另一部分在无聊地僵滞、坚持、等死。这一点不像蕞尔小国那么一目了然、相对明确。大国神秘的美，在于总是可以有所期待，无法了解全部。生活在一个大国中，所慢慢滋养于你的是那种谨慎、包容感和复杂情绪，如同同时看到生命的四季，看到拉开距离后的“马拉松”的末程，需要谦逊的态度、耐心和韧性，需要在做出判断前就准备好没完没了的修正、补充、否定和否定之否定。

在这样一个国度里，人们所犯的最常见的错误之一，就是被表象和局部所迷惑。尤其是进入了所谓信息时代的今天，世界好像日益被分为两极：舞台与观众、中心与边缘、看与被看、有声与无声、生产与消费……影像、文字、声音等，所有这些元素构成的话语，日益集中在一个由巨型物质、精密技术和密密麻麻的发言规则所构筑的狭窄区域内。我们几乎要被这个充分发育的大嗓门吞噬掉，无声世界的隐秘创造，往往被距离、帷幕和圈子内的行规、习俗、禁忌所遮蔽、淹没、阉割——在这时，对真实的探寻特别需要纵身一跳，走出布满聚光的舞台，走到室外，在偏僻的旷野寻找新生力量。

在今天，文学创作是一种更为稀薄、广阔而缓慢的存在。如果不是“炒剩饭”的话，文学的发现应该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使。由修正文化公司主持编辑、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《修正文库·新寓言小说》丛书正是体现了这种努力：在中心之外，在人群深处，在稀薄、广阔而缓慢的偏僻旷野，发现、搜集、联络和展示文学的萌动。在这简短的序文里，有必要用黑体字标出他们的名字和作品，他们是：卢一萍（新疆）的《我的绝代佳人》；穷人郭发财（内蒙古）的《纸房子》；Sieg（上海）的《迷宫》；黄长松（湖南）的《白日梦》；裴志海（江苏）的《吹个泡泡糖逗你玩》；一人（江西）的《死者王二》；任晓雯（上海）的《疯长的紫色》；文沁可人（吉林）的《公元前的战鼓》；鬼金（辽宁）的《有欲望，

也有爱情》；陈宜新（山东）的《背着记忆奔跑》。

对于文坛和读者来说，他们基本是新鲜到陌生的名字，还来不及打扮自己就蜂拥而至，如同阿Q嘴里蹦出了“同去，同去”。于是一同去，虽衣衫不整，但也略成声势。

我相信，这一哨人马并无特别约定的统一目标。他们的厚重、佻薄、怪诞、刻毒、幽默、纯熟和生涩，就这样被集合在一起。这样一个临时搭台的“集体节目”，仅仅是为了相互取暖和壮胆。老实说，虽然我不是每一本都读完，虽然我也并不是每一本都喜欢——对有些作品甚至有很大的保留乃至反对，但那种扑面而来的力度和热量，让我滋长着大度和包容。

尽管小说命运已经大面积地被影像文化所覆盖，小说的阅读与写作保留在一个日渐缩小的范围内，然而，它的内部过程一点也没有缺失和停滞。文学写作的探索仍然永无止境。一茬茬、一波波如扑灯的飞蛾，这勇往直前的牺牲，如同生生不息的青春力量，如同宿命与基因。这二十多年中国小说的发展史，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小说文体的流变史。在先锋小说日渐远去、隐入青山的时候，又一批堂·吉珂德军团揭竿而起。这些新世纪的愁容骑士，怀抱古老然而纯真的理想，准备开始新的漫游和历险了。

在这篇短序中，用寥寥数语来一一勾画、概括我杂乱、复杂的粗读印象，对这些生活于文学底层的青年，不是一种公平和负责任的态度。恕我远处僻境、浅陋无知，在这些作

品中，除了卢一萍比较熟悉外，其他作者仅有个别的通话记录。我们的民族有一个交往伦理，就是对初次相见的朋友，需要更多的慎重和尊重。如此，我只想说，文学写作在今天还有别样的存在，在不为人知的秘境，还有这样一些沉于文字的人，如同远离红尘的、被无形有形的崇山峻岭重重阻塞的印第安人的营地和篝火，还没有被信息社会强大的自动程序完全删除。

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一片文学景观，在“今天”，本身就是一个“寓言”，一种写作本身的深层结构。它告诉你，“无中生有”是一个基本常识，只要你转过身来，把目光从舞台投向最后一排的观众，那里也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别样的节目。而且，我想说，如果你想让别人听到你的台词，最好大声一点。

自序： 写作是一种生存状态，一种精神修养

君度方式，各有其式，参差百态，才是幸福社会。个体的多样性决定了所有的个体不可能会按照一个标准模式生长，否则个体就要丧失存在的必要性。

个体只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生命烙印留下的一些痕迹，这包含个体的本能，个体与个体为彼此都能够延续下去而制定出来的规则。本能与规则互相渗透，又相互抵触。本能意味着惟一，规则意味着妥协。在惟一与妥协中必然会有撕裂的痛。

痛深入骨髓，犬牙交错，隐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。谁能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发出咆哮？

有人割肉吞炭，用肉体上更为直接的痛来刺激自己，渴望能忘了那心灵之痛。

有人无知无欲，白痴般生活，以为不想不思便不会再痛。

有人企盼来世、天堂、乌托邦，用彼岸的幻觉来作为信仰，让自己有着活下去的脊梁。

有人追逐名利及一切可物化的东西，旋涡汹涌，自己不再是“我”，只是物的存在，似乎便也不再觉得痛。

....

一切都无可厚非。都是选择。选择的结果在世人眼里或有好坏之分，但选择本身并无高下之分。生命在红尘中打了个滚，又离去了，可以说它很轻，也可说它很重，这皆缘自你的心态。但无论轻重，我们都无法抗拒心灵夜半时忽如其来的悲哀，灵魂醒来，它开始疯狂地啃咬着每一个细胞，它在得意地笑，冷冷地笑，嘲笑。

觉者离开红尘，麻衣赤足，行走在灰尘中，陷入沉思。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

尘埃为何物？尘埃是菩提，是你也是我。

选择写作，因为喜欢直接面对。心灵渗出鲜血，我很想看看，它到底会把我折磨成怎样！文字是把冰凉的手术刀，握在手里，带一点自虐的精神，冷静地把“我”剖开，星空坠下，流云飞去，我在文字背后行走，与整个世界砰然相撞，我是“我”，我也是你。

一扇门被推开，无数扇门呈现在眼前，随手推开一扇，都是“我”，或高或短或丑或妍，也还都是“我”。于此刹那，一个个宇宙在虚空中交替出现，“我”契入每一个灵魂中，听见它们的窃窃私语，人性在混沌一片中发出巨大而又无声的呼喊，如鞭子般猛然抽落，几乎是下意识，我的手指开始轻轻敲击键盘。

就是这么简单。并没有更多的使命感或责任感，那些只是别人或说是社会的赋予，在个体而言，写作其实就是说话，只不过是文字来说话。

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，并不意味着崇高。一个作家与垃圾工在一起，不存在谁更高尚谁更卑贱。在世俗眼里，他们有体面之分，但在生命面前，他们都是“惟一”。现实只有一个，但时空却有无数，这里的作家与那里的垃圾工本也就是同一个人。

我个人对文学艺术创造下的定义是——揭示出能震撼人心的力量。它不是口号，不存在打倒，只是述说人在这宇宙中生存的荒唐，以及在这巨大荒唐中人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和自我安慰（我们对美的认识常来自于此处）。它通过揭示人性来达到。

人性是惟一的，超出国家肤色市场民族等。

写作来自于心灵，来自于对人这种生物悲哀的认识。它

很孤独，没有回报，只有心灵在无边无际的夜色里轻轻跃动，雨点从深不可测的夜穹里坠下，没有多少人会关注它的命运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学而优则仕，不仅是过去，也是现在大多数文人们所梦寐以求的。为官为商为工为农本都无可非议，都是认识人性的途径。但究竟有多少个人能在这巨大旋涡里还能保持心灵的清醒？来自身体那些凶猛的欲望与享受总是轻易地就让我们迷失了自己。

写作是一种精神修养，拨开云雾见天日。写作与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，都是寻找真“我”的一种途径。只要是真正写作，无论你身居何处，你都会走入心灵深处。

心灵是永不干枯的源泉，能否一直保持有这种真正写作的状态，只在于你是否有勇气去面对心灵深处那无边无际的悲哀。你是否承受得了？是否会四分五裂？没有勇气，浅尝即止，你就无法进步。但承受不了，又极易走火入魔，又或者觉得一切不必说，说了又如何？真正的智慧往往讷木无言，原因也大抵是如此。但写作并不能真正让人清醒，它是燃烧，凤凰在火中，羽翼纷飞四溅。它是火焰，是感受，是把所感受的东西转化成为一种客观实在物的过程。其过程充满苦痛。吃下去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奶，每一个真正写作思考着的人，他们都是带点绝望的痛苦或者可以说是都带点自虐倾向。也只有自己也掉入深渊里，才有可能触及到人性那悲剧的力量。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原始本能，真正的写作都是逆天行事，所以仓颉造字，鬼哭神惊。重生只是传说，是人

们对它美好的盼望，人不管什么时候，都需要一根胡萝卜在眼前晃动，但重生绝对不是真正写作的目的。

对于写作者来说，他所要做的事就是“表达”。至于读者及社会对作品的理解、解读，与写作者并无关系。一项作品完成后，它不会再属于写作者本人，更不会属于另外的谁了。它只是在生命汪洋中自在地存在着，微微闪烁光芒。它超出一切狭隘的概念，甚至于超出它自己的文本与语言。它所想要说的，以及它已经说出来的，都在时空中悠悠回响。

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文章，而是文章后面的。

我是个对什么东西都抱有一种怀疑态度的人，常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存在。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时常让自己头痛得很，得去找个法子去舒缓它。对我来说，写作就是说话，是对自己说，不停地说，说完了再把它们变成文字然后拿去给大家看。要真说有什么歌以咏志文以载道等等崇高目的，那是万万谈不上的。但这种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不断被暗示或说是调整过的心态，它一定是真实的吗？潜意识里的东西总是更令人烦恼。

血从心灵深处一滴滴滴落，它们很痛。也许是因为这世上还有痛，才会明白自己是活生生地存在，因此也就有了渴望，有了一行行寂寞文字。文字能说明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文字许多时候都比语言或动作本身更易丧失心灵的本义。通过文字我们真的能走进另一颗心灵吗？我怀疑。我为什么要写

作？这就是个体对生存意义的认定。花入人眼，各有所爱。

人总是那么自以为是，只不过成王败寇，赢了的人所说出来的话就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。有谁会愿承认自己是错误的？承认意味着失败。社会是不允许人犯错误的，浪子回头在人家眼里终究还是浪子一个。更何况错误本身又有几人能讲得明白？世上没有绝对的事，我现在所说的这些文字也不会是绝对的。但不管人们有何种理解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说了。当我所有的文字都对这人世感到厌倦时，当我所有的思想都因这红尘而衰老时，我便去死，但我绝不会有泪，含泪的死至多只是哗众取宠。静静地，我来了；静静地，我要走了。用来记录我思想的这些文字，或也会陪我静静离去。没有谁会注意。但这又有什么呢？我也只是用笔与心灵感受着生命的轮回，我感受到了，我说了，这也就够了。

人会死的，文字是不会死的。所有的肉体源自尘埃，也都将回归尘埃。在这个世上生存，仅仅懂得如何生存是不够的。我必须弄清我为什么要生存，为何要以这样的方式生存，并将其形成文字。不管是否有人知道，我想我就不会真的死去。一切都将深深烙印于生命那浩瀚之中。

目录

引章.....	(1)
第一章.....	(3)
第二章.....	(15)
第三章.....	(25)
第四章.....	(32)
第五章.....	(39)
第六章.....	(49)
第七章.....	(58)
第八章.....	(68)
第九章.....	(77)
第十章.....	(84)

第十一章·····	(93)
第十二章·····	(100)
第十三章·····	(108)
第十四章·····	(114)
第十五章·····	(121)
第十六章·····	(129)
第十七章·····	(136)
第十八章·····	(142)
第十九章·····	(149)
第二十章·····	(156)
第二十一章·····	(163)
第二十二章·····	(171)
第二十三章·····	(178)
第二十四章·····	(188)
第二十五章·····	(195)
第二十六章·····	(202)
第二十七章·····	(208)
第二十八章·····	(214)
第二十九章·····	(221)
第三十章·····	(229)
第三十一章·····	(235)
第三十二章·····	(242)
第三十三章·····	(248)

第三十四章.....	(253)
第三十五章.....	(259)
第三十六章.....	(264)
第三十七章.....	(270)
后记.....	(275)
网上评论.....	(281)

引 章

天忽然冷下来，我开始咳嗽，空空荡荡，血从嘴角泌出，有些恍惚，整个的天与地都在摇摇晃晃，一些花在眼前慢慢弯下腰，它们真的都很疲倦。花季已过，谁又等得到来年来日？秋天来了，春天的确不会很远，但这中间毕竟还有个漫长寒冷的冬季。我在房间里静静地坐着，厚厚一摞纸在桌上静默无声，有的纸张已经泛黄，轻轻一触也就碎了。窗外，落叶在染满夕阳之光的风中缓缓飘动，它想要诉说什么？我想不通，我越来越讨厌纸上的东西了。

我叫王二，汉族，男，二十八岁。我不是愤青，也不是小资，但我喜欢刀。我不在乎这把刀是虎头狼腰还是雕龙画